

山海神兽录

墨清清 周飞 著

① 青丘狐与女娲神

SHENSHI
SHANHAI

『意林·
山海经』
第二季

驭兽界内群雄崛起，
夏天盲战暗域妖兽。

欣赏经典神话故事
演绎的别样风采

感悟中国传统文化
带来的非凡魅力

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

意林

山海经·神兽志

① 贡足佩与女娲石

ILLUSTRATIONS
ILLUSTRATORS

吉林摄影出版社
·长春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青丘狐与女娲神 / 墨清清, 周飞著. -- 长春 : 吉林摄影出版社, 2018.1
(意林·山海神兽录 ; ①)
ISBN 978-7-5498-3507-2
I. ①青… II. ①墨… ②周… III. ①儿童小说－长篇小说－中国－当代 IV. ①I287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17877号

青丘狐与女娲神 QINGQIUHU YU NVWASHEN

著 者 墨清清 周 飞
出 版 人 孙洪军
总 策 划 顾 平 宋春华
出 品 人 杜普洲
主 编 宋春华
责 任 编辑 施 岚 胡晓路
丛 书 策 划 宋春华
图 书 统 筹 于丽丽
执 行 编辑 于丽丽 于明晶
封 面 绘 图 砚 七
设 计 总 监 资 源
封 面 设 计 资 源
美 术 编 辑 张 龙 张 迪
发 行 总 监 王俊杰
开 本 700mm×1000mm 1/16
字 数 140千字
印 张 11.25
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
发 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
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
邮 编：130062
电 话 总编办：0431-86012616
发 行 科：0431-86012602
网 址 www.jlsycbs.net
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
书 号 ISBN 978-7-5498-3507-2

定 价：23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)

目
录

第一章 以兽之名——记夏天的第一次昏厥

第二章 夏夜自燃，涅槃重生

第三章 夏天病重濒死，泰蓬不幸牺牲

第四章 燕小兜梦游妻域，身陷险境

第五章 初探司幽国，孙雷叛变

第六章 弓域冰原初相见，汝有何愿？

第七章 泥潭深几许，原来是佢

第八章 巫君的自由，家族的重量

楔子

81

71

61

49

39

29

19

7

1

第九
章

青丘美景奈何天，河边设宴

第十
章

小人国之战，寄梦于马

第十一
章

夏天盲战暗域妖兽，身陷囹圄

第十二
章

闻洛野瓮中救兽，炳如观火

第十三
章

暗域生变，又见《山海经》

第十四
章

何以自由，何以责任

第十五
章

终见饕餮，鱼林尽毁

第六十
章

女娲之爱，众生之幸

第七十
章

神之初始，女娲造人

后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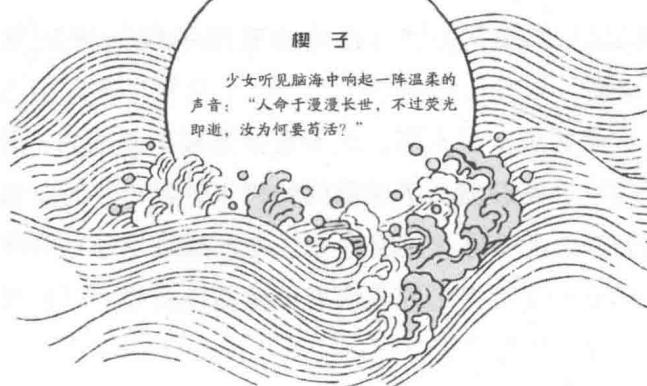


山海
神兽录

青丘狐与
女娲伴

樱子

少女听见脑海中响起一阵温柔的声音：“人命于漫漫长世，不过萤光即逝，汝为何要苟活？”





“祈求您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笑着活下去……”十二岁的少女躺在汽车的后座上，双手虔诚地交叠在胸口，喃喃自语道，“祈求您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笑着活下去。祈求您，再给我……”她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。事实上，她也不知道她在向谁祈求，反正奶奶说了，只要虔诚祈祷愿望就会实现的。

她念了一路，车子也颠簸了一路。道路越来越崎岖，车顶的绿色越来越浓密，树枝“啪啪”地敲打着车顶，似乎要把车子劈成两半。

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，开车的爸爸终于忍不住说出心中的疑惑：“这是什么鬼地方，路这么难走？”

“好像越来越暗了。”坐在副驾驶座的妈妈突然尖叫起来，“啊——小心！”

右前方突然冒出一个人影，眼看着就要被车子撞到，随着妈妈的尖叫，车子猛地一偏，擦上了一棵树的树干，发出“吱”的鸣响。少女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惊吓，她努力稳住自己躺在后座的身体，嘴里蠕动着，用只有自己能听得到的音量继续虔诚地祈祷：“祈求您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笑着活下去……”

爸爸稳住剧烈颠簸的车子，然后让自己冷静下来。他透过后视镜看见路边冒出的根本不是什么人影，而是一座隐藏在树林里的古老雕像。

这座雕像看起来年代久远，上面长满了青苔，布满了铜锈，看不清面部，只是隐约感觉那是一尊古怪的雕像。它的上半身是人类的样



子，但下半身好像是……蛇尾？爸爸不太确定。

“吓死我了，会不会开车啊？小心点儿！”妈妈责备爸爸。

“我可是有十几年驾龄的老司机了，你不要乱指挥。如果你刚才没叫，我们现在还稳稳地在路上呢。”

“行行行，你厉害！快点儿好好开车吧。”

听着爸爸和妈妈的拌嘴，少女的心里意外生出一种满足感。爸爸妈妈很健康呢，真好……

少女双眼放空，盯着颠簸的车顶，嘴唇嚅动：“祈求您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笑着活下去。”

“嘴怎么这么干？是不是渴了？”坐在少女旁边的奶奶轻轻地拍着少女的背部。奶奶的手干燥而温暖，仿佛有种神奇的力量，总能抚平少女的不安。

少女吃力地摇了摇头，继续用只有自己才能听得到的声音祈求着。

在开车的爸爸又忍不住问：“妈，您确定是这条路，没错吗？”他们已经在山里开了好几个小时了，导航早已失灵，再继续往前开怕是会迷路。

“就是这条路，没错。”奶奶怜爱地拍着孙女的背，肯定地说。

“可是前面……没路啦！”爸爸透过车窗看见前面出现了一个断崖，密不透风的绿色突然就消失了，蔚蓝的天空呈现在大家眼前。

“啊！”只听妈妈一声尖叫，少女感觉自己的身体腾空了，失重了两秒，又“砰”地掉在后座上。

“到了，起来吧。”奶奶拍了拍少女，“这就是女娲庙了。”

少女坐起来，大片的彩色撞进她的眼里。整片山林开满了花，树上开的粉樱，地上结的雏菊，一片姹紫嫣红，连绿叶都被挤到了缝隙里。漫山遍野的花就这样抢占着人的眼球，令人目不暇接！



“哇，好美，好多花……咦？樱花和桂花明明不是同一个季节的花，怎么会同时开呢？还有桃花和梅花……”妈妈看着车外，眼里的惊艳慢慢变成了慌张，“好奇怪啊。”

空气中弥漫着浓浓花香，静谧而美好，时间仿佛忘记了这个地方。

野蛮生长的花海间有一抹黑色，那就是奶奶心心念念的女娲庙。

少女本来以为女娲庙是巍峨壮丽、高耸入云的，可是眼前的景象让她有点儿失望。

这座女娲庙又小又破，四面的墙被烟熏得黑乎乎的，屋顶的瓦片也是东缺一块西缺一块。庙里的光线很差，除了一张褪色严重的破旧红桌子以外，再没有其他摆设。破旧的红桌子上放着一尊黑乎乎、披着红色绒布的神像。

奶奶扶着少女走向神像。只是，当她向神像走得近了，反而看不清神像的样子。那神像好像根本没有打磨过似的，只是一个形似人形的木头桩子。

不仅是少女，爸爸妈妈更是迟疑。爸爸问：“这就是您说的那座十分灵验的女娲庙？”

“这个庙，有神仙。”奶奶神秘兮兮地说，“快，快祈愿吧。”

当人走到尽头、毫无办法的时候，是什么都愿意相信、什么都愿意尝试的。

爸爸妈妈立即烧香，虔诚祈祷：“求女娲娘娘保佑我们家宝贝手术成功，保佑……”

奶奶扶着少女，跪在女娲像前破旧的蒲团上，蒲团上的刺扎得少女的膝盖微微作疼。奶奶催促少女道：“宝贝儿，快许愿啊，心诚则灵。”

少女刚想张嘴，却发现自己的嘴原来根本就没停过，它一直在自



己不知道的状态下念念有词，一直在说着：“活下去。祈求您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笑着活下去。祈求您，再给我……”

求着求着，少女听到轻微的啜泣声，这声音是从爸爸妈妈那里传来的。这些日子以来，她已经习惯了这种哭泣。

少女麻木地跪着，看着那尊黑乎乎的雕像。传说女娲是一位仙女，她心想这张脸怎么看也不像是漂亮仙女的样子啊。

突然，传来妈妈欣喜的呼喊：“神仙，神仙显灵啦！”

爸爸也开心地指着天边说道：“仙女，是仙女！”

仙女出现了？少女看向天空，那里有一片绚丽夺目的七彩祥光。七彩祥光本来就很罕见，更何况是在一家人诚心祈求的时候出现，爸爸妈妈难免会认为是神仙显灵。在爸爸妈妈的刻意引导下，少女勉强看出，原来那光的形状像是一个捧着仙桃、拖着披帛的仙女。

如果爸妈不说，以那光的模糊形状，少女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。但是看见妈妈带着泪水的笑脸，爸爸又笑得那么开心，好像那片七彩祥光真的是神仙显灵似的，少女的心中也不由得生出一丝希望。

“吉兆，是吉兆。”奶奶开心地喊，“我们家宝贝一定会好起来的。”

一家人激动地对着天上的七彩祥光拍照，少女面带笑意，想从蒲团上爬起来，但是有一缕飘逸长发软软地、轻轻地缠上了她的手腕。那长发像是黑色的，却又盖着一层奇异的光彩。

少女愣愣地沿着头发望去，她看见了一张女人的脸隐在光中。尽管看不清她的五官，但少女的直觉告诉自己她一定是因为太漂亮才把自己藏在光中的。

如果少女稍稍歪一下身子，就会看见女人的下半身，是从庙里伸出来的巨大蛇尾，可惜她并没有注意到。

那光照下来可真舒服啊，像是寒冷冬日里唯一的一缕暖阳，照得



少女眯着眼睛，昏昏欲睡。

少女在光芒中看到了一双眼睛，那漆黑的瞳孔包揽了所有光芒，里面有无数颜色在流动，少女的嘴里还在呢喃：“祈求您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笑着活下去……”

少女听见脑海中响起一阵温柔的声音：“人命于漫漫长世，不过荧光即逝，汝为何要苟活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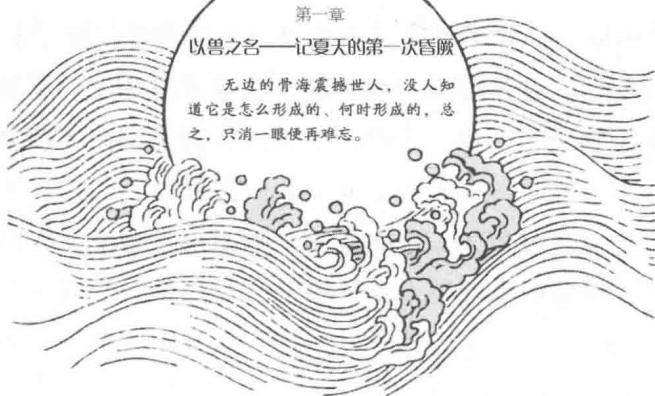
山海 神兽录

青丘狐女
女娲神石

第一章

以兽之名——记夏天的第一次昏厥

无边的骨海震撼世人，没人知道它是怎么形成的、何时形成的，总之，只消一眼便再难忘。





世说鲛人之语；
深海而居，织绡绮丽；
向来如梦佳期；
若许曾经，虽死何惜；
从天真无忧无虑；
到万物尽收眼底；
.....

有人在唱歌，歌声哀哀，在迷雾之间幽幽回荡。我拨开浓雾，循着哭声走去，脚下突然传来一阵刺痛，低头一看，我光着脚，一截骨尖扎到了我的脚心。脚下的路并不是路，而是漫漫白骨，无边无际。

我瞬间明白，这是姜域的兽骨峡。我曾来过一次，它是妖兽默认的墓地，无论是天上飞的，还是地上跑的，四大域所有的兽骨都聚集在此。

无边的骨海震撼世人，没人知道它是怎么形成的、何时形成的，总之，只消一眼便再难忘。

谁能笑容明亮，一如往昔；
从竹马青梅之谊；
到并肩不离不弃；
再多风雨，何所畏惧；
.....

歌声再一次传来，我踩着骨头，发出“咔嚓咔嚓”的脆响。我在



骨海深处的骨穴里看见了一个长发鲛人，她正仰着头唱歌，下颌呈现一条美丽的弧线。泪珠从她的眼角流出，顺着她的面庞滚落，凝结成一颗颗珍珠。掉落的珍珠敲击着下方的骨海，有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之声。

鲛人穿着一条桃粉色的襦裙，花瓣似的长裙下，露出纱状蓝色鱼尾。

女人的心思多变复杂，哭就哭吧，为什么要唱歌？

“你是……”我似乎认识那个鲛人，“娇娇？”

鲛人转过脸看我，果然是娇娇。她哭得鼻子通红，眼角还在不停地流泪。她看着我一言不发，脸上是化不开的浓浓悲伤。

“干吗？”我有点儿慌张，“我没欠你钱吧？”

“没有，娇娇就是想哭，娇娇忘了一个重要的朋友，最近又想起他了。”娇娇抽泣着，她鱼尾边的珍珠已堆成了小山，“娇娇很伤心。”

“什么朋友？”我问，“那个朋友欠你钱？”

“娇娇不记得是什么朋友，但是娇娇很伤心。你也会伤心的，夏天，你也会的。”娇娇说着，拉过我的手。我的手一凉，娇娇塞了一颗八宝糖那么大的珍珠给我，真不知道这么大颗的眼泪是怎么流出来的。

“这是干吗？”我心里偷偷地开心，但脸上却必须要强忍笑意，“无功不受禄。”

娇娇不答反问：“人类，为什么而活？为什么而死？”

“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”这句话脱口而出，说完我就感觉有点儿奇怪，因为这不是本少爷的风格，本少爷应该会回答“大妹子你说啥啊，什么死不死、活不活的，多不吉利”。

“人类的一生，真像一场梦。”娇娇推了我一下，“你该醒了，



夏天。”

我向后跌去，身下的骨海突然变成了黑色深渊，我本能地大喊出声：“啊……啊……不要停，就是这样，飞一样的感觉！”

“夏天少爷，夏天少爷。”脸上传来一阵又一阵凉意，我强迫自己睁开因睡眠严重不足而猩红的眼睛，看见床边站着捧着毛巾和水杯的狐狸管家。

“干什么？”我起床气发作，“人家正梦到玩自由落体呢，三天才睡了两个小时，你就不能让本少爷再睡五分钟？”

“实在抱歉，您不能再睡了。”狐狸管家用毛巾为我擦脸，“您昨天让我提醒您，今日的事不能耽误。”

我一愣，想起了那件事，睡意瞬间消散。我撑着身子起床，手心传来一阵压到硬物的疼痛，摊手一看，是一颗八宝糖一样大的珍珠。

“好漂亮的珍珠啊！传闻鲛人可梦中传物，不承想竟是真的。定是哪位鲛人感恩于少爷您的付出，献与您的。”狐狸管家赞叹道。自我的地位在驭兽圈得到认可后，狐狸管家对我的态度越发恭敬起来，不仅鞍前马后地伺候着，溜须拍马更是有一套。

“夏天少爷，今日您行程紧凑，仍有许多十分重要的会议，属下建议您可稍微耽搁一会儿再去姜域……”

“不，现在就启程，去姜域。”我声音嘶哑地说道，“去参加姜少少的葬礼。”

姜少少讣告

驭兽师姜少少罪孽深重，不自陨灭，痛于驭兽255年寿终，享寿十六岁。其道友夏天、闻洛野、弓满、燕小兜、巫君、巫漾侍在侧，亲视含殓，遵礼成服，谨择于驭兽255年5月5日安葬，叩在恭候亲世友赐奠哀此讣。6日接三，7日唪经，泣血稽颡。

姜域，驭兽界四大域之一，同时也是气候最复杂、土地面积最大



的域。姜域兽骨峡潮湿多雨，常年阴沉，骄阳破云的日子屈指可数。今日却是难得的阳光明媚，晴空万里，是一个……举办葬礼的好天气。

姜域兽骨峡，小的兽骨成滩，大的兽骨外放，形成茫茫的骨海。骨海最高处是一颗大如山头的兽头骨，它下面是无数码得整整齐齐的小兽头骨，堆积着将它拱到至高点。那颗大的兽头骨是怪兽的头骨，不知这只怪兽是哪只妖兽与动物的结合体，骨头结构甚是畸形，竟长有十二对大大小小的角，均匀分布于头骨顶部，远看竟像一小丛角骨小林。

燕小兜穿着道服，立于这角骨小林里，风吹得他的道袍猎猎作响，挂在角骨顶处的五条招魂幡缓缓摇动，像五根无骨的手指比画着“你过来”的手势。

“丁零——”

燕小兜摇响手里的招魂铃，开始唱道：

茫茫丰都中，重重金刚山。

灵宝无量光，洞照炎池烦。

三魂并七魄，身随香云幡。

定慧青莲花，往生神仙界。

姜少少……回来，姜少少……回来……

姜少少的黑色棺椁在白色的骨海里显得尤其刺眼。还未合棺，姜少少躺在里面，等待着大家见他最后一面。

姜少少穿着黑色长服，盖着印有姜家家徽——黑色荆棘的旗帜。他的嘴角挂笑，面部表情鲜活，好似下一秒就会掀开那黑色荆棘的旗帜坐起来。

写着大大的“奠”字的花圈在棺椁周围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成了圈，花圈外，站着黑压压一片驭兽圈的人。



在姜少少生前，各驭兽师都避姜家如蛇蝎。没想到，姜少少死后，却是几乎所有叫得上名号的驭兽师都来了，甚至连新晋的驭兽势力——闻洛野都穿着一身黑色中山装出现了。

闻洛野负责主持葬礼，并与前来吊唁的人鞠躬、握手，俨然一副姜域主人的阵势。出席人员中最引人瞩目的，还得属站在最前方，那些自称姜少少的朋友们了。弓满、巫君、巫漾、夏天……啊，不，夏天的位置是空着的。

“我来了，我来了，让一让。”我急匆匆地拨开挡着我的人群，奔向那写着“奠”字的最前方。

“夏天少爷，等一等。”紧随着我的狐狸管家跟不上我的步伐，索性改成了兽类小跑的姿态。只是它没跑两步，便被挡在人群之外。

“驭兽师之葬礼，妖兽未有资格出席。”一位年长的驭兽师轻轻松松就挡住了狐狸管家。狐狸管家只得伸着爪子，朝我焦急地“吱吱”叫唤。

它的叫声在众人耳朵里只是“吱吱”声，但在我的耳朵里，却是这么个意思：夏家残域重建的721个问题，您要什么时候才能过目？本周还有35个会议等着您哪！目前的重点是夏域妖兽的安置，还有……

人群密集，黑压压的影子纷纷给我让路，伴着小声的“姜家灭族”“英年早逝”“可怜啊”的惋惜声，我终于见到了那具黑色的棺椁，还有安静地躺在里面的姜少少。

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同伴的去世。我与姜少少，虽未到称兄道弟的地步，但我俩之间的羁绊绝不是两三天就能说得清楚的。我几次张嘴想说些什么，但颌骨就像生了锈似的，怎样也打不开。

棺椁边的人都看着我，弓满、闻洛野、巫君、巫漾，所有人都穿着黑色的衣服，大多数人都用麻木的表情来隐藏自己的心情，只有弓